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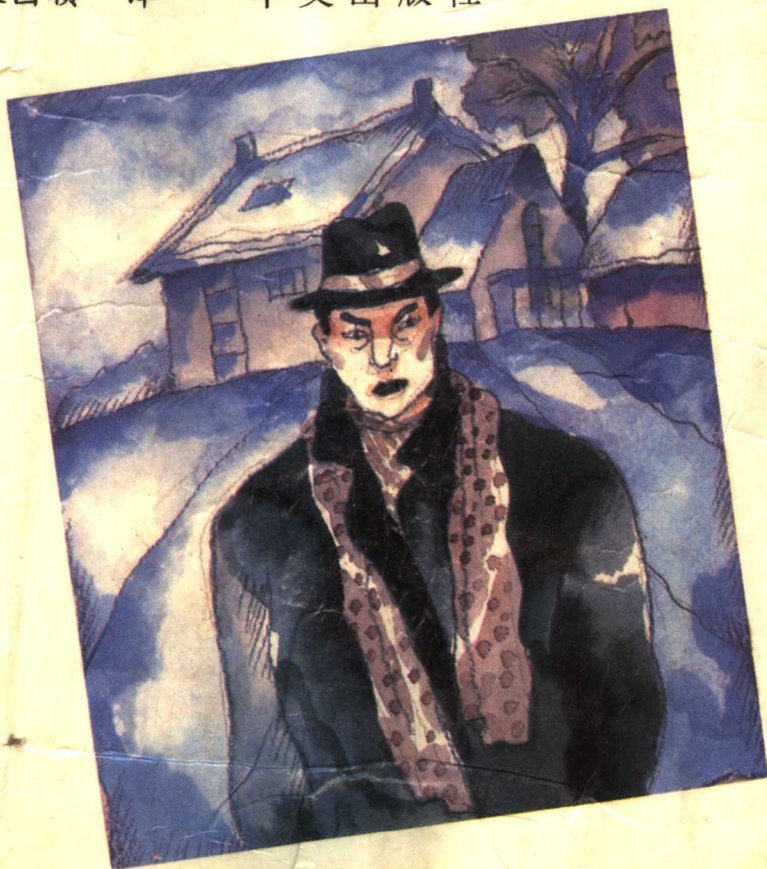
三毛 主编

奇情悬疑推理

死灰复燃

张国祯 译

华文出版社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三毛 主编

死 灰 复 燃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张 国 楨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064号

责任编辑：刘万朗 徐顺生

封面设计：冯光美

版式设计：晨 风

死灰复燃

(英)阿嘉莎·克莉丝蒂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字数 159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5075—0227—9/1·68 定价：5.00元

出版缘起



我热爱阿嘉莎·克莉丝蒂 (Agatha Christie) 所有的作品及她个人传奇性的一生。

直到现在，她所创作的一系列奇情故事，仍是除了圣经之外在世上印销最多的书籍。

当阿嘉莎的著作之一《东方快车谋杀案》被拍摄成电影在英国首映时，英女王伊莉莎白请问她：“您的作品我大半都看过，只是这一部的结局却是忘了，能否请您告诉我凶手究竟是谁呢？”

阿嘉莎回答说：“不巧我也忘了呢！”

有关她作品的曲折情节、悬疑布局和出人意外的结尾，正如阿嘉莎自己所表明态度一样，贵如女王，亦是不能事先透露一丝一毫的，不然便失去故事的症结所在及精华了。

阿嘉莎的作品，每一部都是今日世纪的迷宫，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她的世界，必然无法抗拒的被那份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所牵引，在里面做上千场以上华丽辉煌的迷藏，乐而忘返。

我极乐意将这位伟大奇情作家的全套书籍介绍给读者，这位风靡了全世界数十年的杰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

得到了一致的欣赏、崇拜与最高的尊敬，而在这里，她的作品迟迟没有出版，实是爱书人极大的损失与遗憾。以出版令人着迷的金庸武侠小说、倪匡科幻小说、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及一系列经典名著驰名的远景出版公司有计划地出版阿嘉莎·克莉丝蒂小说全集，正好弥补了这项缺憾，也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有关这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奇书的灿烂与美丽，在于读者亲身的投入和参与，太多文字的介绍，便失去它隐藏着的玄机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日

第一章 一幢房子

关姐·瑞德站在码头上，身子微微颤抖着。

船坞、海关小屋以及她放眼可及的一切英格兰景物，都宛如轻轻缓缓地在随波上下浮动。

就在这个时候，她做了一项决定——一项即将导出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的决定。

她放弃原先的计划，不打算搭海陆联运的火车到伦敦去。

毕竟，为什么要搭那列火车？没有人在等她，没有人期望她去。她刚刚才脱离那艘起伏波动、叽嘎作响，令人恶心目眩的船（船只驶进海湾，北上普利茅斯港靠岸的三天航程，令人饱受折磨），她可不想接着再踏上摇晃颠簸的火车。她要到一家饭店去，一家稳稳站在踏实的土地上的饭店。然后她要躺在一张不会叽嘎作响，不会教人左右滚动的稳稳当当的床上。然后她要好好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对了，当然啦——多么好的一个主意！她要租一部车，不慌不忙地慢慢开着，在英格兰南部四处找一幢房子——一幢好房子——她和吉尔斯计划好由她来找的房子。嗯，这是个好主意。

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看看英格兰——吉尔斯告诉过她而

她自己从没看过的英格兰；虽然她管这里叫“家乡”，就像大部分的纽西兰人一样。此时，英格兰看起来并不特别迷人。天空灰沉沉的，雨滴随时都会落下来，恼人的疾风猛吹着。她随着一列排队等候验关的人群向前挪动，心想，普利茅斯可能不是英格兰的好地方。

然而，第二天早上，她的感受完全不同了。阳光普照，窗外景色迷人。大地的一切已不再摇晃起伏，一切都已安稳了下来。终于，这就是英格兰了，而她，关姐·瑞德，芳龄二十一的少妇，就踏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开始她的旅程。吉尔斯不确定什么时候回英格兰。他可能随她之后几个星期内就来，也可能长达六个月之久。他提议关姐应该在他之前来英格兰，同时找一幢合适的房子。他们俩都认为，在某个地方找个永久的住家，是个好主意。吉尔斯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要出外旅行。有时候关姐会跟着他去，有时候则情况不允许。不过他俩都喜欢这个主意——拥有一处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吉尔斯最近继承了他一位姑妈遗留给他的一些家具，因此一切综合起来便使得这个主意显得合理而切合实际。

由于关姐和吉尔斯还算蛮富裕的，因此往后的日子不会有什么困难。

关姐起初反对由她自己一个人来挑房子。“我们应该一起去找。”她说。但是吉尔斯笑着说：“我对房子不太在行。如果你喜欢的，我就会喜欢。要有个小花园，当然啦，不要是新得吓人的——而且不要太大。我的看法是座落在南海岸某个地方。不管怎么样，不要太靠近内陆就好了。”

“有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地方？”关姐问。但是吉尔斯

回说没有。他自小就是个孤儿（他俩都是孤儿）。假期轮流到各个亲戚家去度过，没有任何一个令他特别眷恋的地方。因此要随关姐之意去找——再说如果要等到他们能一起去找，那要是他得耽搁半年才能启程怎么办？这一段时间关姐自己一个人要怎样才好？在一家家的饭店里闲荡？不，她得找幢房子，安顿下来。

“你的意思是，”关姐说，“我一切包办！”

不过她喜欢这个主意，找幢房子当住家，在吉尔斯回来之前，把一切料理好，舒舒服服地住进去。

他们刚结婚三个月，她非常爱他。

在床上吃过早餐之后，关姐起床，安排她的计划。她花了一天的时间游览普利茅斯，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第二天，她租了一部舒适的“丹勒”名车，外带司机，开始她的英格兰之旅。气候宜人，她的旅途非常愉快。她在德蒙郡看了几处房子，但是没有一处让她觉得恰到好处的。不急，她要继续慢慢找。她学会了仔细研判房屋经纪商的噱头，省掉了不少白跑一趟的冤枉路。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在一个星期二的傍晚时刻，她乘坐的车子轻巧地滑落一条弯曲的山路，驶进迪尔茅斯，继续前行到一处仍旧显得迷人的海滨乐园外围，经过一块“吉屋出售”的看牌，在看牌之后，透过树林，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幢白色的维多利亚时代小别墅。

关姐霎时感到一阵似曾相识的悸动——几近于是熟识的一种奇妙的感觉。这就是她的房子！她的心里已经确定。她能在脑海里描绘出那里的花园，一扇扇长长的窗户——她确信这正是她想要的房子。

天色已晚，因此她投宿在克雷仑斯皇家大饭店，第二天一早便循着她从看牌上记下来的地址去找房屋经纪商。

不久，她便带着一张房屋经纪商开给她的看房子证明书，站在那幢别墅老式的长客厅里，客厅的两扇法国式窗户开向铺砌石板的庭院阳台，阳台前是一处散布着花朵盛开的矮树丛的庭园假山，再下去是一片绿草坪，透过花园底部的树木，可以看到海。

这是我的房子，关姐心想。这是“家”。我早已感觉到我好像认识这里的一草一木。

房门打开，一个高大、忧郁的妇人走了进来，她显然得了感冒，不断抽鼻。“汉格瑞夫太太？我有一张加尔布雷克斯·潘得利公司的证明书。恐怕我是来得太早了一点——”

汉格瑞夫太太擤擤鼻涕，忧伤地说没关系。她们开始“房屋之旅”。

嗯，恰到好处。不会太大。有点老式，不过她和吉尔斯可以再加一两间浴室。厨房可以加以现代化。运气不错，厨房里已经有一套“将军牌”炉具。再添上一座新洗涤槽和一些现代化设备——

关姐专心地不停计划着，耳中不断传来汉格瑞夫太太细述她先生汉格瑞夫少校死前病状的懒洋洋话语。关姐分身为二，一半的她不时发出必要的表示安慰、同情和了解的话语。汉格瑞夫太太的家人都住在肯特——她急于搬过去住在他们附近……少校非常喜欢迪尔茅斯，作了好几年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总干事，但是她自己……

“是的……当然啦……对你来说麻烦……非常自然……是的，疗养院就是那样……当然……你一定是……”

而另一半的关姐则飞快地想着：这里有座小厨柜，我想……果然有。双人房——看海的好地方——吉尔斯会喜欢。这里是个相当有用的小房间——吉尔斯可以把它作为化妆室……浴室——我料想浴池四周都是桃花心木——噢是的，果然是！多可爱啊——就在浴室中间！我不要改变那个——那具有时代风味！

这么大的一个浴池！

可以在浴池四周摆上苹果，还有小帆船——和彩鸭。你可以假装你是在海里……我知道……我们把后面多出来的那个阴暗的房间改装成两间真正现代化的绿色和铬黄色调的浴室——房间就在厨房上头，连接水管应该不成问题——而把这间浴室保留原状……

“胸膜炎”，汉格瑞夫太太说，“第三天就恶化成双侧肺炎——”

“真可怕，”关姐说。“这条走道的尽头不是还有一间卧房吗？”

果然有——而且正是她所想像的那样一个房间——且近于圆形，有一扇大弓形窗。她得重新装潢，当然啦。房间大致还不错，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像汉格瑞夫太太一样这么喜欢把墙壁漆成芥茉饼干一样的色调？

她们沿着走廊往回走。关姐喃喃自语，“六间，不，七间卧房，连那个小房间和阁楼一起算进去。”

地板随着她的脚步发出细微的叽嘎声。她已感到是她而不是汉格瑞夫太太住在这里！汉格瑞夫太太是个闯入者——一个把房间弄成芥茉饼干色而且喜欢在客厅弄些紫藤横饰带的妇人。关姐瞄了一下手中拿的那张打字的文件，上面记载

着产权细目以及房价。

经过了几天的磨练，关姐已经变得对房价行情相当熟。这幢房子索价并不高——当然啦，还需要花些钱装修，予以现代化——不过即使是这样……她注意到上面所记载的“欢迎议价”字句。汉格瑞夫太太一定非常急着要到肯特去住在“她家人”的附近……

她们正下楼梯时，关姐相当突然地感到一种没来由的恐惧感袭向她。一种令人恶心的感觉，来得快去得也快。然而却激起她一个新念头。

“这房子不会是——鬼屋吧，是吗？”关姐问道。

走在她前面一级楼梯，正说到汉格瑞夫少校快速衰弱下去的汉格瑞夫太太抬起头来，受到侮辱般地看着她。

“就我所知并不是，瑞德太太。为什么——是不是有人——对你这样说过？”

“你自己从没感到或见过任何异样？没有人在这里死掉？”

一个相当不妙的问题，她想到时已经晚了一秒钟，因为可想而知汉格瑞夫少校——

“我先生在圣摩利卡的疗养院去世，”汉格瑞夫太太声音僵硬地说。

“噢，当然。你告诉过我。”

汉格瑞夫太太继续以相当冰冷的态度说：“一幢想必已有一百年左右历史的房子，在这段时间内，有人在这幢房子里去世是正常的现象。艾尔渥西小姐七年前我先生向她买下这幢房子时健康情况非常好，而且计划出国传道，她没有提过她任何家人逝世的事。”

关姐赶紧把忧郁的汉格瑞夫太太的怒气平息下去。她们现在再度来到客厅里。这是个安祥、迷人的房间，具有关姐贪婪的气氛。她刚才一时的恐慌之感似乎相当难以理解。她是怎么啦？这幢房子并没有什么不对劲。

她问汉格瑞夫太太是否可以到花园去看看，然后跨过法国式窗户，来到庭院阳台上。

关姐心想，这里应该有阶梯下通草坪。

然而并没有阶梯，取而代之的是一大丛高耸的连翘属植物，似乎自己在这个地方冒了出来，遮住了看海的视线。

关姐对自己点点头。她要把这些都改变掉。

她随着汉格瑞夫太太身后，走到庭院阳台的尽头，拾阶而下，走向草坪。她发现庭园假山荒芜已久，杂草丛生，大部分开花的矮树丛都需要修剪一番。

汉格瑞夫太太喃喃抱歉说这花园已经相当荒芜了。只负担得起请一个人一个星期来两次，而他又经常不见人影。

她们看了一下地方虽小但却恰到好处菜园，然后回到屋子里去。关姐解释说她还有其他的一些房子需要去看看，虽然她非常喜欢“山腰”，（多平庸的屋名！）但是无法马上决定。

汉格瑞夫太太以有点渴望的眼神看了她一眼，同时余音袅袅地长长抽了一下鼻，与她分手。

关姐回到房屋经纪商那里，出了个肯定的价钱，附带条件要看过公证报告之后才生效，然后利用上午剩余下来的时间，在迪尔茅斯四处逛逛。这是个迷人、老式的海滨小镇。小镇的尽头，具有“现代”色彩的一边，有一两家外观新颖的饭店和一些看来粗陋的平房，然而依山傍海的地理环境拘

限，倒免除了迪尔茅斯盲目扩张之害。

午餐之后，关姐接到经纪商打来的电话说汉格瑞夫太太接受她所出的价钱。关姐唇上挂着一抹淘气的笑意，前往电信局，打了个电报给吉尔斯。

“已买下一幢房子。并致爱意。关姐。”

“这将逗他高兴，”关姐自言自语。“让他看看我可不是在虚度光阴。”

第二章 壁 纸

一个月过去了，关姐已搬进了“山腰”。吉尔斯姑妈的家具也已搬运进来，安置在室内。一些老式的上品。有一两座过大的衣橱，关姐把它们卖掉了，其余的都很合适，跟房子搭配和谐。几张华丽的混凝纸小桌摆在客厅里，镶饰着青贝，绘有楼阁和玫瑰。一张呆板的小缝纫桌底下附有一个深褐色的丝质集物袋，一张带抽屉的紫檀大桌，和一张桃花心木茶几。

一些所谓的安乐椅，关姐都把它们放逐到各个卧房去，同时为自己和吉尔斯买了两张柔软舒适的大椅分置壁炉两侧。一张大型沙发靠窗摆着。窗帘关姐挑的是老式的浅蛋壳蓝、印有一本正经的玫瑰花塚和黄色小鸟的棉布。现在她思量着，客厅的一切都正合心意。

她还不算把一切安顿好了，因为工人还在屋子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完工离去了才是，但是关姐估计的没错，在她自己搬进来住之前，他们是不会离去的。

厨房的改装工程已经完成，新的两间浴室也差不多完工了。进一步的装修，关姐想暂时按下。她需要时间品味一下她的新家，决定一下她想要的卧房色调。房子看起来真的十分有条不紊，没有必要急着一下子把每一件事都做好。

厨房里现在已安置了一位古荷太太，一位谦逊庄重的淑女，有辩驳关姐过于民主的友善态度的倾向，然而一旦关姐满意地聘用她之后，她便乐于沉浸在关姐的民主作风之中，松弛一下自己一向严谨的态度。

在这个特别的早晨，古荷太太把早餐端进关姐的房里，让她在床上享用。

“没有男士在场的房子里，”古荷太太断言，“淑女都宁可在床上进早餐。”关姐想这是英国式的规范。

“今天早上吃炒蛋。”古荷太太说，“你说过什么熏鳕鱼，但是你不会喜欢在卧室里吃那种东西，那会留下一股腥味。晚餐时我会弄给你吃，加奶油夹吐司。”

“噢，谢谢你，古荷太太。”

古荷太太高雅地一笑，准备退下去。

关姐没睡那间双人房。那可以等到吉尔斯回来再说。她暂时先睡最后面的那间卧房，有着圆形墙面和弓形窗的那间。在这房间里她感到非常自在而快乐。

她环顾四周，情不自禁地大声说：“我真的喜欢这个房间。”

古荷太太纵情四顾。

“这是个好房间，太太，虽然小了一点。从窗户上装设的铁条看来，这一定曾经是间婴儿房。”

“我倒没想到，也许是吧。”

“啊，就是嘛，”古荷太太说，带着暗示的语气，同时退下去。

“一旦这房子里有了一位男士。”她似乎是在说，“谁知道？说不定就用得上婴儿房了。”

关姐脸色绯红。她四处观看。婴儿房？嗯，这会是一间好婴儿房。她开始在脑海里装潢起这个婴儿房。那边靠墙摆一幢洋娃娃的房子。一座低矮的橱柜，里面摆满玩具。壁炉里的火愉快地燃烧着，四周围上高高的护栅，栅栏上晾着东西。但是墙壁不能用这惹人嫌的芥菜色。不，她要换上五彩缤纷的壁纸。明亮而令人感到心情愉快的壁纸。一束束的罂粟花，穿插着一束束的矢车菊……嗯，那会很可爱。她要试着找这样的壁纸。她觉得她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壁纸。

这个房间不需要太多的家具。里面有两座固定在墙壁里的橱子，不过其中一座，角落的那座锁住了，而且钥匙不见了。事实上那座橱子在粉刷墙壁时也一起被油漆盖住，因此可能已有好几年没有打开过了。她一定要在工人离去之前叫他们来打开。因为她放衣服的地方不够。

她在“山腰”一天比一天更觉得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她听到一声沉重的清喉咙声和一声短促的干咳从敞开的窗户传进来，急忙吃完她的早餐。傅士特，那倔强易怒的临时园丁，一向说话不太算话的家伙，今天一定如期而来了。

关姐洗了个澡，梳好妆，穿上一件斜纹软呢裙和一件毛衣，匆匆走出去到花园里。傅士特正在客厅的窗外工作。关姐的第一步行动是要他在这里修筑一条小径穿过庭园假山。傅士特当时不听她的话，指出这样一来那些连翘属植物还有那边的那些紫丁香就完了，但是关姐意志坚决，而他现在正相当热心地工作着。

他以咯咯笑声向她打招呼。

“看来好像你要恢复旧观一样，小姐。”（他坚持称呼

关姐“小姐”。)

“恢复旧观？怎么说？”

傅士特轻敲他手中的铲子。

“我无意中发现了旧有的阶梯——知道吧，顺着这里下去——正好和你想要开的小径路线一样。看来是有人种了那些东西，把原来的小径掩盖住了。”

“他们真是笨透了，”关姐说。“你需要一条视界从客厅窗口望向草坪一直看到海。”

傅士特不太明瞭她所谓的“视界”——不过谨慎而勉强地同意她的看法。

“你要知道，我并没说这不是一项改进……给你个视界——而且那些矮树丛使得客厅阴暗。可是它们长得也真茂盛——从没见过像这样健壮的连翘。紫丁香倒不多，不过它们的株苗可要花不少钱——而且你要知道——它们太老了无法移植到别的地方去。”

“噢，我知道。但是这样一来好得太多太多了。”

“好吧，”傅士特搔搔头皮。“也许是吧。”

“这样没错，”关姐点点头。她突然问：“在汉格瑞夫夫妇之前谁住过这里？他们不是在这里住很久，是吗？”

“大概六年吧。不配住这种地方。在他们之前？艾尔渥西小姐们，非常虔诚的教徒。低级的教会，异教传道士。她们曾经让一个黑人教士住在这里。她们一共姊妹四个，还有她们的弟弟——不过他不太常来看她们。在她们之前——我想想看，是芬迪生太太——啊！她是真正的淑女阶级，她是。她够格住这种地方。在我出生之前就住在这里。”

“她在这里去世吗？”关姐问。